

第15章 罪疚感

布雷克從車斗床的旁邊盯著我瞧。「嘿，倒楣鬼。」他輕柔的說。

「嘿。」我說。艾里和馬斯盈盈的笑臉也從布雷克身旁冒了出來。

「不賴嘛，」馬斯說：「雖然還不到布雷克的等級，但也不差了。」

「布雷克的等級只有我到得了，」布雷克說：「不過，沒錯，你也還不賴。」

「謝謝，」我說：「說不定精心計畫一下，可以變得更有趣呢。」

「最後腦袋那麼一撞，把層次整個提高了，從單純的搞笑提升至喜劇的層

次。」布雷克說：「那正是喜劇的祕訣——你永遠必須有出其不意的下一步。」

「可是下一次，」艾里說：「試著做一些不會讓自己受傷的把戲。不要讓別



人擔心你的身體安危會更有趣。畢竟，沒有人願意背負罪疚感。」

「謝啦，兄弟，好建議。」我說：「罪疚感的確會壞事。」

我持續按摩右眼上方不斷增大變厚的腫塊。疼痛感從腫脹處向四面八方擴散，漸漸蔓延成全面性的頭痛。我可以感覺到眉毛也跟著整個腫了起來，因為只要眼睛稍微往上一瞄，眉毛腫脹的地方就會有一小部分映入眼簾，真是快讓我抓狂了。結果，不是瞬間在同學的面前大崩潰，而是腦袋去撞牆。望著那些象牙白的雲朵懶洋洋的拂空掠過，心思也隨之緩緩平靜下來，那些雲朵有的像狗，有的像青蛙。車斗床墊起的梁脊開始讓我的脊椎感到不適。我翻過身，從口袋中掏出手機，握住一會兒。遠處傳來拖曳聲，然後是門重重甩上，腳步雜踏的聲音，接著又復歸平靜，只剩遠處車輪輾輒的聲音和附近樹梢上嗡嗡的蟲鳴；我的四周圍繞著各種看不見的生命。

我打電話給喬吉娜。

* * *

「卡佛，你不是應該在上課嗎？」

「別抓狂。」我的聲音顫抖。

「我沒有，快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我的恐慌症又發作了。」我可以聽見喬吉娜企圖努力壓抑想要脫口而出的「我就知道」這句話。

「該死！你還好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所以，你打給我而沒有打給媽。」

「對啊。」

「你在哪裡？在保健室，還是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停車場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妳找一輛白色的 Nissan 小貨車，我躺在車斗裡。」

她放聲大笑，笑到被口水噙到。「老弟，你該不會有——」

「有史以來最慘的開學日。」



「我盡快到。但我得趕一下，因為我還有工作。」

「好。」

掛了電話後，我閉上眼睛躺在那裡，看著出現在眼皮裡的萬花筒景象。終於等到一輛車停在小貨車後面，雖然聽見車門開了，但我還是動也不動的躺著。我不敢隨意冒險，深怕那個人不是喬吉娜。上帝知道我今天已經摔得夠慘了，完全不需要再冒然從小貨車的車斗裡蹦出來嚇人，讓他們報警抓我。

我聽見腳步聲漸漸趨近，隨後喬吉娜的臉就從小貨車車斗的側邊探了進來，就像潔思敏背光的那張臉一樣黝暗。儘管心裡知道是她，卻還是驚嚇得差點兒跳起來，我們面面相覷了好一會兒。

「卡佛。」她輕聲說，伸手想要碰觸我頭上的腫塊。

我一閃，輕輕揮開她的手。「別碰。」

「怎麼樣？嗯，先上車再說。」

我坐直起來，等著神智恢復清醒。真是元氣大傷。我掙扎著爬下小貨車的車斗，癱坐在喬吉娜的車子裡，頭靠著座椅的靠枕，閉上眼睛。我知道自己把運動

外套留在小貨車的車斗上，但我已經沒有力氣再回去拿了。

喬吉娜上車。「老弟，你又欠我一次。」

我睜開眼睛瞅著她。「妳幹麼落井下石，我的好朋友都死了。」

「我沒有落井下石，但你不能一直用你的朋友當藉口。我試著勸你尋求專業協助，你偏不要。這下好了。」她火速掏出手機，快速的滑尋連絡人，點了一下，接著便把電話湊近耳邊，開始開車。

「妳打給誰——」

「你好，我是莉拉·布吉斯。我想預約。」她幾乎把媽媽甜膩的密西西比口音模仿得維妙維肖。在平常的情況下，這一定會讓我澈底抓狂。「是的，」她繼續說：「幫我兒子，卡佛，約曼德茲醫師。我女兒喬吉娜也是她的病人。第一順位……好……好……太好了。真幸運。太完美了。明天十點。」

「喬吉娜。」我有氣無力的說，並沒有怪罪之意。我可以承認自己的失喪和軟弱。不過她卻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示意要我「別囉嗦」，她瞥開眼神，我蜷縮起身子。



「好，太好了，我們明天見……你也是……再見。」她掛上電話，目不轉睛的直視前方的道路。

「喬吉娜。」

「別開口。」她的聲音一開始很尖銳，接著又和緩下來。「我很抱歉，但你的狀況實在很糟。沒錯，要承認自己需要幫助真的很難，我知道。所以我才要當個好姊姊幫助你，讓你幫助自己再站起來。」

「我瘋了嗎？」

「瘋了？才怪。你要面對的事太多，也太痛苦，有時候這種情況會逼得我們做出一些超乎尋常的事。」

「偏偏在大家面前發作。」我盯著窗外，氣若游絲的說。淚水悄悄滑落臉龐，我用手背抹掉它。

她伸手過來執起我的另一隻手。「回家後，你頭上的腫塊得冰敷一下。」我點點頭。

「一個星期後，我人就在諾克斯維爾了，學校也要開學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

們可以講電話、傳簡訊，只是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知道自己必須信任某個人，並且向他敞開心房。也必須讓爸媽有更多參與，你必須對曼德茲醫師坦誠，如果你可以和潔思敏，就好好跟她談。千萬別表現得像個愚蠢的牛仔。」

「貝西奶奶請我去陪她一天，就像是要和布雷克共度最後一天，可是……不會有他在。像是一種對布雷克的告別儀式。」

「哇嗚。」

「對啊。」

「聽起來有點激烈。」

「非常。」

「噢？這就個絕佳的例子。」喬吉娜說：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個明智的想法，但你就是應該和曼德茲醫師討論這種事，他非常聰明。」

「我會去啦。妳都約好了。妳贏了，我認輸。」



告別日

「沒錯，你該認輸。」

「妳可以再演一次嗎？」

「幹麼？」

「我需要妳幫我向學校請病假。」

「我應該教你怎麼模仿媽。」

「不要啦。」

「很有趣耶。」

「妳來就好。」

「所以我才要教你啊。」

「拜託啦！」

她誇張的嘆了口氣，然後開始打電話。

接下來的回家途中，我連張開嘴巴的力氣都沒有了。我猜想，自己可能已經

完全失去戰鬥意志，注定要澈底輸了。

但即使要輸，也應該要輸得優雅。

「我得趕去工作了，已經遲到了。你有鑰匙吧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等爸媽下班以後，要把事情的經過都告訴他們，知道嗎？」

我點點頭。「謝了，喬吉娜。」

「我會載你去找曼德茲醫師，因為我也想去跟他打聲招呼。」

「好。」

她開車離開了，我步履維艱的沿著門前小徑走回家。走進屋內，一片死寂。

我痛恨這種不該在家的時候卻必須獨自在家的寂靜。所有的聲音都會被放大。冰箱的馬達啟動又靜止，時鐘滴答滴答，從櫃子裡拿杯子時的碰撞聲，就連心跳和血液在耳中奔流的聲音也清清楚楚。

那還是在一般狀態下。現在，寂靜像是一種空缺，空缺的感覺像失去，失去則令人感到悲傷，悲傷會引發罪疚感，罪疚感則是一種深深烙印的痛苦。

我坐在自己的房間裡，聽著房子裡的各種聲響，心裡突然湧現一股極力想要擺脫落單的衝動。

我想起自己打了一半要給潔思敏的簡訊：在不當的時機傳簡訊給人，就會讓自己遭致厄運，收簡訊的人也不會有好下場。我索性不傳了，只是躺在床上，眉毛上壓著一袋冷凍豌豆，愣怔的看著天花板好長一段時間。那種枯燥乏味的感覺真是令人難以想像。

我在書桌前坐了下來，喚醒手提電腦。或許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寫點申請大學的論文；或許這麼做可以減輕我在開學第一天待在家裡的罪惡感。我稍微向前傾身，開始打字。

從很小的時候，我就想當作家。

好吧。沒有特別的原由或興趣，卻有個開端。

創造出新的世界與人物的可能性，總令我著迷。

這太虛假了。

正如同這篇短文可能已經令你著迷。

嘿，又有一個孩子想上大學，並且已經對（插入能讓申請大學的審議委員聽起來比較有吸引力的興趣）著迷，自從他（插入年齡，或是能證實興趣是確實可信的具體經驗，這樣才不會讓審議委員覺得矯揉造作）。不過，猜猜看，我所鍾愛的寫作將我帶往了何處？有一天，我寫了一則簡訊，卻因此害死自己最好的三個朋友。現在，我是否引起您的注意了？我的確陸續寫了一些故事，但我的曠世巨作只有兩行字，而那短短的兩行字卻一口氣終結了三個故事。我是全世界唯一能夠透過書寫使故事消失的作家，誰不會想要這麼獨特又美好的生物，進入他們的學系繼續深造呢？所以，請讓我進入 貴大學，我保證絕對不會再用寫作害死任何人，當然，假使我明年此時沒有在獄中服刑的話。

當你覺得自己比落水狗還要淒慘，並且試著在這種時候撰寫申請大學的論文



時，可能不會是最好的點子。

我筋疲力竭，卻不想休息；我煩躁不安，卻累得什麼事也做不了。我要沒收自己生命中的這幾個小時，讓今天就這樣結束。

我躺在床上閱讀，手機嗡嗡響了，在這種時間很不尋常。我猛然躍起，眼前突然滿布黑點，我趕緊抓起手機。是潔思敏。

你還好嗎？

超丟臉。抱歉。

不需要抱歉。

我瞄了一眼時鐘，午餐時間應該已經結束了。

希望你不是一個人吃午餐。

不是一個人，艾力克·畢夏普請我和他的朋友一起吃。

我內心糾結了一下。艾力克·畢夏普，理所當然。如果你要我想像一段開學第一天最糟的情節，大致如此：一、我在眾人面前（包括艾達爾）恐慌症發作，讓自己成為眾人的笑柄，因此倉皇離開。二、艾力克·畢夏普趁虛而入，在潔思

敏第一天到新學校上課時隨伺在側。艾力克是位舞者，他幾乎掏光了納許維爾藝術學院所有女生（包括艾達爾）的心。我不是艾力克的粉絲，艾里更是痛恨他，如果他知道潔思敏在餐廳裡和艾力克共進午餐，肯定暴跳如雷。我代表艾里痛恨這件事。

當心艾力克。

哈哈，他人似乎還不錯。

「似乎」＝操作性字眼。

你在挖溝給我跳。

非出於自願。

我知道。開玩笑的。

順道一提，我把外套留在妳的車上了。

沒問題，晚上練完琴後順道拿去給你。

到時候有空廝混一下嗎？

當然。流汗幫代表。

轉瞬間，這樣的訊息交流又讓我恢復正常了。彷彿我有了一個充滿朋友和可能性的豐富人生。然而，這種感覺又隨即被驅散，我的心思再度被監牢、愛德華法官、恐慌症和艾達爾占滿。

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重心，能不能重新回到那些遺忘的微小時刻，而不是奢侈的禮物。

* * *

我並沒有很想告訴爸媽，但我還是說了，畢竟現在連醫生都攪和進來，他們終究會發現的。他們似乎鬆了一口氣，因為喬吉娜終於說服我去尋求專業協助，就連喬吉娜模仿媽媽的聲音去和醫生約診的事，媽媽也完全沒有動怒。「曼德茲醫師幫了喬吉娜大忙。」她說。他們叨叨念念的說個沒完，直到門鈴響了，我跑去應門。

潔思敏看到我時，牽動著嘴角微微一笑。「嘿。」接著，她的目光便一直流連在我額頭上的腫塊，臉上的笑容也隨之褪去。「喔，兄弟。」她喃喃的說。

我伸手指著那個腫塊。「冰敷過後，消很多了。進來吧。」

「喔，你的外套。」

「謝啦。」

我領她進門，窺視了廚房一眼，爸媽正在一邊做晚餐，一邊聽著美國新聞廣播網。「嘿，爸媽，這是我的朋友潔思敏，她剛搬來納許維爾，我們讀同一所學校，透過艾里認識的。」把最後一句話大聲說出來，感覺有點奇怪。嘿，潔思敏，見見卡佛。卡佛，這是潔思敏。我快要死了，你們兩個在一起吧。

媽媽趕緊用布擦了擦手，和潔思敏握手。「嗨，潔思敏。歡迎來到納許維爾，要不要留下來和我們一起晚餐。」

「喔，謝謝，可是我爸媽在等我回去吃飯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

爸爸從他切紅蘿蔔的位置向她招手。「嗨，潔思敏。」

她也揮手致意。「嗨，很高興見到你們。」

真希望喬吉娜也在這裡和潔思敏見面，經過了這一整天，我真的可以為她冠上「酷老姊」的封號。



我們回到客廳。「想快快的散個步嗎？我很想走一走、聊一聊。」我說。

「好啊。不過我不能太晚回家。」

「介不介意流流汗？」

「我們流汗幫可不是浪得虛名啊。」

才一走進窒悶的黃昏熱氣中，我們便開始流汗了。還走不到街區一半，襯衫就已經溼到貼在身上。朦朧的空氣中瀰漫著漢堡和割草的氣味。

「你爸的口音很酷。」潔思敏說。

「他認識我媽的時候，口音一定還更重。過了這麼久，已經淡很多了。」

「真可惜。」

「是啊。我小時候還曾經因為他的口音覺得丟臉呢。」

潔思敏一臉驚訝。「什麼？那可是最性感的口音呢。」

「啊——女生就是女生！」

「我只是實話實說。」

「別讓我吐。」我抹去即將滑進眼角的汗水。